



公梁
著

最是人间留不住

——歌吟不绝的离别情

人在旅途，聚散匆匆，
恰若白驹过隙，
因此，每一次相聚与离别都显得格外动人。
多情自古伤离别，
再读古诗词中的别恨离愁，
相聚爱益切，离别情更深。

7.2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最是人间留不住

——歌吟不绝的离别情

公 梁 ⑦


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是人间留不住：歌吟不绝的离别情 / 公梁著. —北京：
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，2016.3

ISBN 978-7-5639-4594-8

I. ①最… II. ①公… III. ①诗词—作品集—中
国—古代 IV. ①I2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2692 号

最是人间留不住——歌吟不绝的离别情

著 者：公 梁

责任编辑：付春怡

封面设计：尚世视觉

出版发行：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

(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：100124)

010-67391722 (传真) bgdcbs@sina.com

出 版 人：郝 勇

经销单位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承印单位：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：16

字 数：159 千字

版 次：2016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639-4594-8

定 价：3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-67391106)

前

言

离别之感，一向意味深长。谁不曾经历过离别呢？

幼年时背着书包一摇一晃去幼儿园，对送出门的妈妈再说，转身离去；六月盛夏里唱过了毕业的骊歌，在学校门口和相伴多年的同学挥手分开；火车站候车大厅里执手相对的恋人，登车时频频回首肝肠寸断……一场一场的离别，等候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！

但“离别”这个词，在我自己，却是一种带着折磨的希望，一种存有幻象的真实。我似乎早已在脑海中存留了一幕幕画面，或者说我的前世一定有过这种经历，以只要一提及“离别”这个词，就能想到在黄叶落尽的大道上，一场潇潇的细雨刚停，雨水洗过的大街上行人稀少，那转身离去的两个背影，仿佛被冷风吹向各自的远方。那时我心里就会莫名地认定，这两个人，大概要从此孤单很久……

有时一次分别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此就中断了；有时一次分别，才发现更离不开彼此；有时本想着分开就分开吧，却还会不期然地再遇见……离别，孕育了世事无常的全部感喟！

离别，时空，记忆，人生的旅途，人类的存在……

它们之间的纠葛我一时无从全弄清楚，但我又无端地相信每个人终究都会明白，不过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罢了。我们民族的历史感与生俱来，说起天下大势，都道是分分合合，无限兴衰起伏都隐藏其中。这难道不令人震惊吗？一个民族的历史，竟然可以用“离合”二字道尽！那么人生呢？离别在人们内心引起的回响千载不绝，每一种离别都有它的来龙去脉，而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。

说起来，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，大概再没有哪一类比诗词更频繁地记录离别。在《诗经》产生以后的数千年之中，关于离别的诗词总有一席之地，然而我们却不能直接从这些诗词中读懂离别。不仅是因为诗词的篇幅不允许交代一场离别的所有细节，更是因为每一场离别的歌吟都默认了当时当地的一切不必细说。当时间的流逝抽空了离别发生前后的脉络，文字就变得飘浮无依，离别也忽然失去了背景。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想象力和理解力，才能勉强重现离别发生的时空。

在这本书中，我探索了三十六组关于离情别绪的古典

诗词，尝试着把那些离别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明。虽不敢说对这些离合悲欢都进行了完整地呈现、解析和重温，但至少我个人的生命体验由此得到了表达、延伸和绽放。而离别的背景也远比我想象的复杂，那里不单有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更有生死挣扎、家国之痛、人生之苦。比起催人泪下的骊歌别音，先辈的坦荡襟怀、无限悲悯更令人肃然起敬。只是诗词本身简约含蓄，而这里的文字，又显然太过于铺排和张扬。因此必须说明的是，并非是言不尽意，也许是世间曾有太多故事无人倾听。

目

录

- 瞻望弗及，伫立以泣 / 1
- 悲莫悲兮生别离 / 6
- 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/ 11
- 良时不再至，离别在须臾 / 17
- 一别怀万恨，起坐为不宁 / 26
- 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 / 35
- 山川阻且远，别促会日长 / 40
- 徒恨永离，逝彼路长 / 48
- 山川千里外，言笑难为因 / 53
- 一为天地别，岂直限幽明 / 62
- 黯然销魂者，唯别而已矣 / 67
- 以我径寸心，从君千里外 / 75

- 相悲各罢酒，何时更促膝 / 80
- 海内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邻 / 87
- 劝君更尽一杯酒，西出阳关无故人 / 92
- 日暮征帆何处泊，天涯一望断人肠 / 99
- 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冰心在玉壶 / 105
- 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 / 113
- 莫愁前路无知己，天下谁人不识君 / 121
- 山回路转不见君，雪上空留马行处 / 128
- 飞鸟没何处，青山空向人 / 137
- 唯有潜离与暗别，彼此甘心无后期 / 144
- 谁言千里自今夕，离梦杳如关塞长 / 153
- 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 / 159
- 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 / 165
- 无穷无尽是离愁，天涯地角寻思遍 / 172
- 多情自古伤离别，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/ 179
- 欲问行人去那边？眉眼盈盈处 / 187
- 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 / 192
- 若教眼底无离恨，不信人间有白头 / 199
- 咫尺的天南地北，霎时间月缺花飞 / 206
- 虽然眼底人千里，且尽生前酒一杯 / 212
- 天涯歧路镇长在，故人零落浑无多 / 219

人生千里与万里，黯然销魂别而已 / 226

问君何事轻离别，一年能几团圆月 / 232

望望山山水水，人去去，隐隐迢迢 / 238

瞻望弗及，伫立以泣

人生的完整，不只是经历了生老病死，也不只是经历了爱恨情仇，而是一路奋争，一路失落，一路取舍，一路离合，虽然有魂牵梦萦却再不能相见的人，有捶胸顿足悔之晚矣的遗憾，终究坦然承认：这就是我的一生！

如此说来，人生因为接受缺憾而圆满，因为经历分离而珍惜相聚。

在人生旅程中，分离之际的感受最能拨动人们的心弦。千百年来，离情别绪以不同的方式存在，它出自于人们的心灵，却仿佛有了自己的生命。不同的人生之中，蕴藏着彼此独立的离别之情，同一个人处在不同的情境下，离别也有不同的意味。

离别，因为生命代代不息而永久存在，因为人生种种不同而面貌各异。也正因如此，离别历经千年万年，唱之不尽，歌之不绝。

我常以为，《诗经》不单是最早的诗歌，最美的经典，

也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词、最早的曲，甚至是最早的散文，最早最简洁优美的小说……在文学还没有明确的体裁之分的年代，《诗经》孕育了众多的文学体裁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她是文学瓜熟蒂落的第一胎，而她一如傲视天地却终年积雪的高山，高洁、纯美、宁静、洒脱，虽身在红尘，却似远离人间。仿佛只需融化冰山一角，就足以涓滴汇聚，形成奔涌的大江大河，润泽中华文化数千年。

千百年来，有哪一个读书人，哪一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没有读过《诗经》，不曾受过《诗经》的哺育？即便是在今天，我们就算未曾一睹《诗经》的风采，但只要一开口、一落笔，就与《诗经》有了千丝万缕的瓜葛。正如我们不曾去过江河的源头，却终究享用了江河之水的恩泽，从古至今，《诗经》都在滋润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。

还是去看看《诗经》中是如何唱骊歌的吧。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送别之作，是被王士禛称为“万古送别之祖”（《带经堂诗话》）的《邶风·燕燕》。“燕燕”就是燕子，虽然很少有关于离别的描述里提到燕子，但是燕子与人亲近，就算南飞过冬，终究会在春天飞回来。这暗含着一种企盼——企盼眼前离别的人，还会回来相聚。《燕燕》这首诗，写的是卫国国君送妹妹出嫁时的情景，全诗总共四章，前三章层层渲染惜别之感，最后一章深情回忆起妹妹的美德而获得一丝安慰。

燕燕于飞，差池其羽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野。瞻望弗及，
泣涕如雨。

燕燕于飞，颉之颃之。之子于归，远于将之。瞻望弗及，
伫立以泣。

燕燕于飞，下上其音。之子于归，远送于南。瞻望弗及，
实劳我心。

仲氏任只，其心塞渊。终温且惠，淑慎其身。先君之思，
以勖寡人。

整首诗以燕子轻快地飞翔起兴。诗的大意是说：离别的兄妹看着那燕子在眼前飞啊飞，它们的羽毛长短不一，盘旋回环，蹁跹上下，似乎和眼前人一样不忍离去。它们声声不歇唧唧啾啾，呢喃鸣叫，又仿佛在倾吐说不完的心事。但燕子毕竟不懂我心里的悲伤啊！妹妹你要远嫁了，同胞手足今日分离，哥哥送你，一直送到郊外，送了一程又一程，而你要去的地方，是那遥远的南方。看着你的车马渐行渐远，我站在高处眺望，直到渐渐看不到你的身影，怅然若失，泪雨滂沱。等我情绪稍微好转一些，再想到你毕竟是要出嫁的人，心里也渐渐释然，只是难免回忆起过去的时光，记忆中烙印着让人疼爱喜欢的妹妹，那样纯真敦厚、善解人意，又是那样的温柔和善，谨慎善良。我也想起，你常提醒我不能忘记父王的嘱托，要像他那样励精图治、爱护百姓，做一个贤明的国君。

离别之苦，刻骨铭心，《邶风·燕燕》在文学史册上留下的第一笔，就是如此地浓墨重彩。这幅兄妹离别的图画，精致细腻，饱含真情，时隔千年犹栩栩如生，尤其那至真至诚

的兄妹情谊，让我们不得不为之感叹、为之倾心。中国文化重视血缘关系，亲人之间的别离常常能引起读者的共鸣。在《诗经》之中，《邶风·燕燕》写兄长与妹妹的离别，抒发相送一程又一程的难分难舍之情，以及最后远眺不见人，终于痛哭流涕的悲伤。《秦风·渭阳》描写外甥为舅父送行，最终赠物留别：

我送舅氏，曰至渭阳。何以赠之？路车乘黄。

我送舅氏，悠悠我思。何以赠之？琼瑰玉佩。

与《燕燕》相比，《渭阳》所表达的情感含蓄而节制，大概秦人性情更加质朴，而且是晚辈送别长辈，不舍之情，隐藏在对长辈的敬重之中。没有那种撕心裂肺的悲伤，外甥送给舅舅两件实用并且珍贵的物品：黄马拉的大车和琼瑰玉佩。舒适的车马为舅舅的远行提供了方便，珍贵的玉佩又表达了外甥心里美好的祝愿。后世的人都认为《渭阳》开启了赠物送别的风气，其实《渭阳》不过是记录了临别赠物、寄托思念的人之常情，可见文学源于生活，又在此后长久地融入生活之中。

在《诗经》里，还有《大雅·烝民》这样的诗篇，写周天子派遣重臣镇抚四方，大臣临行前，天子设宴饯别，诗里表彰了大臣的功绩，祝愿他们到任后再立功业；还有《周颂·有客》《大雅·韩奕》《大雅·崧高》这样的诗篇，写周天子为前来朝拜返程的诸侯设宴饯行，歌吟君臣之间的亲密交往和

深厚情谊。这些诗虽是应景而作，掺杂了明显的政治意味，却依旧能够以情动人，将别离之际的感受付诸歌唱。都说政治是冷酷的，但离别之际的情愫却如此打动人心，也许君臣之间这一刻的亲近，足以与长久存在的利益纠葛相抗衡。人世间再伟大的功业终究会烟消云散，但人与人之间的那份不舍却能永久地打动人心。

《诗经》一定会比之后所有的文学作品留传得更长久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其延续千年风雅，至今灵动依旧的原因，大概正在于它的“思无邪”，表达真性情，纯正而坦荡。只此一条，就已足够。只要我们还有情感，还渴求表达，《诗经》就永远会让我们念念不忘。《诗经》三百多首诗，以言辞倾诉情思，情思便沁人心脾；以文字描画景象，景象便引人入胜。当我们读懂了每一句诗，就发现这优美到极致的节奏，原来是真情实感脱口而出。

《诗经》让人心驰神往。在孕育《诗经》的年代，人们是那样天真烂漫，无拘无束，就算难逃悲欢离合，却爱憎分明，纯净洒脱；在风雅颂的悠扬婉转之中，人们唯真、唯善、唯美，歌吟出一个全新的世界。诗中的人，诗中的景，都是那般美不胜收。在文学渐具雏形的时候，人们的喜怒忧思悲恐惊，都经由诗句得以排解，通过吟咏得到慰藉，因所见者真，所感者深，千百年之后，仍有悠悠回响。

悲莫悲兮生别离

我不曾去过长江三峡，虽然出生地离三峡并不太远，也曾计划过乘船朝辞白帝，从瞿塘峡顺江东下至江陵，但却一直无缘成行。大概是因为这份深藏的遗憾，我时常会吟诵郦道元《水经注》里的篇章，聊以表达对三峡的渴慕：

自三峡七百里中，两岸连山，略无阙处。重岩叠嶂，隐天蔽日，自非亭午夜分，不见曦月。至于夏水襄陵，沿溯阻绝。或王命急宣，有时朝发白帝，暮到江陵，其间千二百里，虽乘奔御风，不以疾也。

如今三峡大坝已经建成，顺流而下，再无郦道元在世之时一叶扁舟颠簸于惊涛骇浪之中的凶险，溯江而上，也省却了纤夫船工与急流险滩生死搏斗之苦。“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。神女应无恙，当惊世界殊。”

三峡的奇秀壮美依旧，然而我心里真正担心的，并非无法再见到高高在上的神女峰。

我担心，再难找到一个人的足迹。

那个与长江三峡密不可分的人，出生在巫峡附近。他的

诗文气魄何其宏伟，“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路”。又在宏伟之中融以婉转，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”。文章之气象何其雄浑，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又在雄浑之外辅以清丽，“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”。他的文字，恰似万里长江到了三峡，气势在这里宏伟到了极致，曲折蜿蜒也到了极致；雄浑壮美到了极致，清丽奇特也到了极致。我深信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山水，才造就了文学史上的一座巅峰——屈原。

屈原至于江滨，披发行吟泽畔。这也许是两千多年来，我们心目中早就定格的诗人形象。屈原生于江边，一生流连歌吟于江畔，而最终生命也在江水中结束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文人与江水的联系，似乎再无如此地紧密。

屈原是第一位被载入史册的诗人。在他之前已有《诗经》，《诗经》三百多篇都经历过民间的初创，乐师的采集、加工，文人的删削、润饰，而楚辞的作者，即便有的曾经张冠李戴，但最后都有姓名流传下来。尤其是屈原，因为大量地独立创作诗歌而留名千古。而且《诗经》因为要用来歌唱，所以内容虽然还是活泼的、原始的，但乐师们却尽量统一了字数，在形式上以四字一句为主，多少约束了表达的自由；楚辞似乎完全不受形式的束缚，反倒从民歌中汲取了营养，把楚国方言、民谣写进了诗里，如果去掉那些无意义的感叹词，楚辞里已经有了五言、六言、七言的诗句，基本包含了后来诗歌句式的变化。在今天看来，屈原的诗，有着文学革命的意义，是当之无愧的诗歌正源。

屈原作为第一位诗人被载入史册，两千多年来不断被人追思怀念，不单是因为他的诗，更因为他悲剧的人生历程。他虽遭受放逐，却念念不忘国君与祖国，宁愿颠沛流离于国内，也不曾想过远离故土，投靠其他国家以谋求自身的发展；他在政治上坚持选贤用能、富民强国，希望强盛的楚国统一天下。为了这纯粹的理想，他身受迫害却倔强到底，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”。可以说，诗化的人生追求、诗意的灵敏感受与纯净无瑕的完美人格和谐统一，成就了屈原这样一位悲伤忧郁的伟大诗人。所以人们读他的诗，会追思他这个人；而追思他这个人，会更喜爱他的诗。一位具有深刻的悲剧性的诗人，写出了具有悲剧深刻性的诗歌，如此相得益彰，自然能够超越时代、超越地域，成为人类精神史上永恒的坐标。

世人都有喜怒哀乐，而悲伤尤其容易引起共鸣，毕竟生活里的痛苦、挫败、无助实在太多。但屈原却在《九歌·少司命》中表达出了自己对悲喜的独特体悟：

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云旗。

悲莫悲兮生别离，乐莫乐兮新相知。

似乎他来去都这样潇洒自如，“入不言兮出不辞，乘回风兮载云旗”。我来的时候静静地不言不语，说来就来了；我走的时候轻轻地离开，也不告别，说走就走了。在我来去之时，可以看见的是乘着旋风竖着云旗，但看不见的，是我内